

最后一片叶子 ——浅析叶赛宁诗歌《我凋零的枫树啊，挂满冰花的枫树……》

陆秋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北京市，100191

摘要：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是十月革命前后和二十年代初苏联诗坛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诗人一生跌宕起伏，后来更是历经身体、心灵、精神的层层危机，写下了无数悲伤、忧郁的作品。本文试从创作背景、诗歌意象和创作手法的角度对诗歌《我凋零的枫树啊，挂满冰花的枫树……》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叶赛宁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晚期诗歌作品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叶赛宁；枫树；凋零；危机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сенин，1895-1925）是十月革命前后和二十年代初苏联诗坛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叶赛宁头顶众多光环：勃洛克称他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高尔基则誉之为“俄罗斯大诗人”，二十年代的《真理报》甚至把他封为“俄罗斯文坛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诗人自己也说：“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但确切地说，叶赛宁是民族诗人。他的诗饱含对民族的深情，散发着民族的气息，倾吐了民族的悲欢。

《我凋零的枫树啊，挂满冰花的枫树……》于1926年首次在列宁格勒《红报》和《红色庄稼》杂志上发表。下面我们从创作背景、诗歌意象和写作手法三个方面来对这首诗进行探讨。

Клен ты мой опавший, клен заледенелый,
Что стоишь нагнувшись под метелью белой?
Или что увидел? Или что услышал?
Словно за деревню погулять ты вышел.
И, как пьяный сторож, выйдя на дорогу,
Утонул в сугробе, приморозил ногу.
Ах, и сам я нынче чтой-то стал нестойкий,
Не дойду до дома с дружеской попойки.
Там вон встретил вербу, там сосну приметил,
Распевал им песни под метель о лете.
Сам себе казался я таким же кленом,
Только не опавшим, а всюю зеленым.
И, утратив скромность, одуревши в доску,
Как жену чужую, обнимал березку.

28 ноября 1925

我凋零的枫树啊，挂满冰花的枫树，
你为何弓着身在白色风雪下踟蹰？
莫非你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仿佛你走出来，要到村外去漫步？
你像个喝醉的更夫，刚到路上，
便陷进雪堆，把自己的腿冻僵。
唉，我如今也有点站不大稳，
我和朋友痛饮后竟难回家门。
在那里我遇见柳树，见过青松，
伴着风雪我对它们把夏天吟颂。
我觉得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丹枫，
不过我还没凋零，正绿叶青葱。
因此我有失端庄，如痴如傻，
像搂住别人的妻子抱住小白桦。

1925.11.28（顾蕴璞 译）

1“人生如梦”——揭秘创作背景

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0-1916）即初露锋芒，如一缕春风拂过文坛；第二阶段（1917-1919）即十月革命后，他如夏天般讴歌“天上和人间的革命”；第三阶段（1920-1923）即“精神危机”时期，城乡矛盾的冲击使其诗风似秋天萧索、忧郁；第四阶段（1924-1925）即走过黑色阶段，他的诗歌充满哲理、返璞归真，步入了冬天的朴素、安静。

《我凋零的枫树啊，挂满冰花的枫树……》这首诗创作于1925年，属于诗人的晚期作品。叶赛宁很少在自己的手稿中标注日期，而在这首诗的最后，却赫然写着：1925年11月28日——恰好是他自杀的一个月前。诗人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凝望着窗外一棵光秃秃的枫树，恸然写下这首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诗人为何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前面我们提到，1924年到1925年诗人走过“精神危机”后得到了心灵的复苏，迎来了创作的新高峰。但好景不长，秋天一过他又开始心情变坏，找妻子的茬，时常出去喝酒，三更半夜醉醺醺地回来。11月下旬的一天，叶赛宁在一次酒醉时侮辱了一个头面人物，对方扬言要到法院起诉。为了躲避审判，11月26日叶赛宁自愿住进莫斯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在这里度过了短暂人生的最后一个月。这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彼得·甘努什金教授亲自为叶赛宁治疗，同时他也是我们梁赞诗人的老乡兼崇拜者。在11月28日肃反人员前来逮捕叶赛宁时他宣称道：叶赛宁不在这里。当时，诗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宽敞、明亮的病房里，窗口对着一个小花园。一株枫树恰好生长在窗下。显然，就是这棵枫树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他虽然躲过了法庭的审判，但却没能逃脱内心的煎熬与折磨，终于在既想与命运抗争开始新生活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矛盾中悲惨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可以说，这首写于诗人逝世前一个月的抒情诗，是叶赛宁“生命最后的写照”。

2“树即生命”——剖析诗中意象

纵观全诗，一共出现了七个自然景物意象，分别是：（凋零的、挂满冰花的）枫树、（白色）风雪和雪堆、柳树、青松、夏天、（绿叶青葱的）枫树、小白桦（树）。其中树的意象竟有四个之多。的确，树是诗人诗歌创作的主题之一，是叶赛宁意象体系中的核心。诗人自己

也在《玛丽亚的钥匙》一文中指出：“树——这是生命”（叶赛宁 2000：10），“一切东西都是从这古树而生——这就是我们人民思想的宗教”（叶赛宁 2000：7）。

在本诗中，暴风雪和雪堆象征着生活中的困境、人生中的“寒冬”。柳树多出现在早春的季节，松树常青、抗风寒，夏天生机盎然，三个意象均象征着绿色、旺盛的生命力、美好的希望和未来的憧憬。白桦树是俄罗斯民间的经典形象，一象征着苗条纤细的女子，如诗中所说抱住“别人的妻子”，象征拥抱爱情、美好和希望；另一方面，白桦象征着死亡。俄罗斯民间有“плачущая берёза”（哭泣的白桦树）、“до самой берёзки”（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人们在死后要葬在白桦树下，树干上的斑点就像是悲伤的亲人流下的泪水。所以在这首诗中，诗人最后抱住了“小白桦”就意味着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最后我们来看枫树的意象。一般情况下枫树代表高大、挺拔、有力量的男人形象。然而在诗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枫树形象，一个生机勃勃，一个残败凋零。前者象征诗人在前两个创作阶段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而“凋零的枫树”就是此时的诗人自己。所以，前三句是在说：“我”快要凋零了，“我”身上挂满了冰花，“我”弓着身在白色风雪下踟蹰，“我”从乡村走出来，到外面（城市）去散步。然而后来诗人迷了路，离故乡太遥远，他回不去了。此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诗人正值三十而立之年，为何要把“凋零的、挂满冰花的”百年古树和自己联系起来？总结出来原因有以下三点：

1) 城乡矛盾带来的思想危机。第六节中，诗人直接把自己比作枫树，只不过“我还没凋零，正绿叶青葱”。繁茂的枫树这一形象、对温暖的夏天的回忆正体现了诗人毕生的梦想——和谐，那种他倾其一生都无法寻觅得到的和谐：城市与乡村、都市化与生态、人类文明与大自然的和谐……消除人类的不合理现象，让人类在和平、友爱中生存、发展。高尔基在 1927 年回忆叶赛宁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开篇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村男孩偶然到了一座城市，迷了路，转了好久也找不到他所熟悉的田野。最终他跪下来，祈求这个城市放开他，最后跳进河里，希望河水能把他带回他心爱的田野去（高尔基 1983：12）。这就是叶赛宁一生的写照。叶赛宁热情地迎接革命，极力接受现代化的城市，与此同时，又难以摆脱对“钢铁城市”的厌恶、憎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内疚和一种浪子的渴望，他期望回到故乡，回到宁静的母亲的爱抚中去，回到那使人心身健壮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正是这种复杂的内心矛盾最终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他的生与死是一部大型艺术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最好不过地代表了城乡关系的悲剧”（高尔基 1983：29）。

2) 创作源泉面临枯竭的危机。正如上面所说，叶赛宁的一切灵感与创作源泉都来自于乡村，来自于乡村的大自然。叶赛宁也自称，他的“童年是在田野和草原中度过的”，童年时代，他是“呼吸着民间生活的空气长大的”。因此，当这一切被文明和发达残忍地破坏的时候，对叶赛宁来说，就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坍塌。富饶的大自然、未经污染的美丽、无尽的田野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一点点消失了，这就意味着诗人本来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在逐渐干涸殆尽。

3) 个人健康及感情生活危机。由于对自己不满（创作源泉面临枯竭）和社会时代的不活不满（城乡矛盾），叶赛宁痛苦不堪，只有借酒和女人来消愁，酗酒和狂欢成为他摆脱一切的最简单方法。叶赛宁情人无数，有过三段婚姻，三任妻子分别为女打字员季娜伊达·拉伊赫、美国著名女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托尔斯塔娅。1925 年 9 月，叶赛宁同托尔斯塔娅登记结婚，此时刚好是诗人发生思想转变的美好阶段。然而为时不久夫妻间就产生了矛盾与纠纷，爱情的挫败使叶赛宁更加绝望、更加疯狂，于是没日没夜地在酒馆里消磨时间。长期的过量饮酒严重损害了诗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高尔基曾回忆道：“还可以看出来，他是个爱喝酒的人。眼睑浮肿，眼白发炎，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是灰暗的，枯萎的，就象一个很少在外面呼吸空气，而且睡眠不好的人那样”（高尔基 1983：13）。邓肯也在自传中提及过叶赛宁当时精神状态：“他喝了酒就像个疯子，非常、非常疯狂，视我为最大的敌人”（邓肯 2014：271）。书中大量篇幅描写了叶赛宁在美国、欧洲游历间在酗

酒后谩骂、砸东西、自杀倾向等症状。

这三个危机将叶赛宁的身体、心灵、精神层层击垮，人逢盛年却如遇上了寒冬的老枫树一般脆弱不堪。美国俄苏文学研究者马·斯洛宁这样总结叶赛宁的荒唐行径：“酒吧间的吵闹，大街上的殴斗，煽动人们的诗篇，以及轻率的行为，都只不过是病态的自我惩罚的方式而已。1922-1925 他死前的几年生活，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一个奔向彻底灭亡的历程”（马·斯洛宁 1983：85）。

3“音乐之诗”——探讨写作手法

首行开门见山，指明本诗的描述对象——枫树。接下来通过第二人称和动词的大量使用对枫树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ты”（你）“заледенелый”（挂满冰花）“стоишь”（踟蹰）“нагнувшись”（弓着身）“увидел”（看见了）“услышал”（听到了）“погулять вышел”（去散步）等。

全诗营造了一种孤寂萧瑟的氛围，很多词汇都能够体现诗人内心孤苦的状态。“опавший”“сам”直接表达出孤独之感；“заледенелый”“под метелью белой”“приморозил”“под метель”通过写天气的寒冷来反衬内心的冰凉；“за”“вышел”则用物理上的距离表示心灵上的差距。第四节第二行的“не дойду до дома”表面上是说喝醉的诗人走不回家了，实则暗示自己为了逃难住在精神病院，有家不能回；醉酒总有清醒的时候，追捕总有终结的一天，然而诗人的乡村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再也不是原来记忆中的可爱模样了，所以诗人永远也回不了“家”——故乡了。

口语词以其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的特点也为叶赛宁所喜爱的写作手法。由于全诗是用“你”来称呼枫树的，再加上大量贴近生活的口语词的运用，缩小了诗人形象与枫树形象的距离，对枫树的爱怜之意溢于言表。比如“что”（为何，义同 зачем）“нынче”（如今，义同 ныне）“чтой-то”（不知为什么，方言词，义同 почему-то）“попойка”（与朋友的畅饮）“приметил”（见到）“распевал”（吟颂）“одуревши в доску”（如痴似傻）。第五节首行的“вон”表示“在那里”，指较远处而言，与之对应的近处用“вот”。一方面，与诗人喝醉酒的事实相符，醉眼朦胧、恍惚之中看到了柳树和青松；另一方面，柳树和青松意味着春天、常青，它们在诗人的世界里是很模糊的，这象征着未来的遥远和希望的渺茫。而这又与下一节诗中的“казался”相呼应，逻辑性极强。

本诗的音乐性和情感表现力通过使用一系列表达手段体现出来：修饰语“клён заледенелый”“под метелью белой”；比喻“你像个喝醉的更夫，刚到路上/便陷进雪堆，把自己的腿冻僵”“像搂住别人的妻子抱住小白桦”；倒装“сам себе казался я таким же кленом”（正确语序：я сам казался себе таким же кленом）；辅音重叠“там вон встретил вербу”，增强了诗的节奏感；元音重叠“Утонул в сугробе, приморозил ногу”，给诗行以流畅感。诗格上属于六音步扬抑格，诗人采用的是双音节韵脚，重音押在每行诗末尾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该诗的音乐性还体现在它与传统的民间艺术间的紧密联系。Д. С. 瓦西利耶夫-布格莱、А. Н. 波克罗夫斯基、В. Н. 李帕托夫等作曲家都曾为该诗谱曲，广为传唱。正如评论界赞扬叶赛宁诗歌中音乐性方面的突出成就时说：“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我们继普希金之后，也称之为莫扎特音乐般的精粹，莫扎特音乐般的令人着迷之物”（Прокушев 1975：315）。

4 结论

我们在背景、意象和手法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探索之后，再次重新审视这首诗，那隐藏在诗句背后的矛盾与情感呼之欲出，那近一个世纪前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寒冷的冬夜，身心俱疲的叶赛宁在朋友的聚会上喝得叮咛大醉，东倒西歪地走在路上。好不容易回到医院，却一脚踏进堆里。抬起头，眼前一抹熟悉的身影——就是他，一株上百年的老枫树，叶赛宁

的同龄人，站在离医院花园的小径稍微有点远的地方，身躯几乎要被积雪淹没了。树上最后一片金光闪闪的枫叶紧紧地抓住枝头，在狂哮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摇摇欲坠，做着最后的挣扎……此时此景，诗人再也忍受不住压抑的痛苦，瞬间模糊了视线，忧郁的诗句决堤而出：“我凋零的枫树啊……”

参考文献

- [1] 20世纪俄罗斯诗歌选粹[M].王福祥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2]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李毓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叶赛宁. 玛丽的钥匙[M].吴泽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
- [4] 叶赛宁评介及诗选[M].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5] 叶赛宁诗选[M]. 张建华主编.顾蕴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6] 叶赛宁传[M].龙飞, 孔延庚编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
- [7] 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自传[M].李洪顺等译.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4.
- [8] 曾思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 [9] Прокушев Ю. Л. Сергей Есенин. Образ, стихи, эпоха[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75.

The Last Leaf —Analysis of Yesenin's Poem " Oh My Dear Fallen Maple, Icy Maple "

Lu Qiu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Sergey Aleksandro Yeseni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before and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in the early twen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Yesenin's whole life ups and downs and he went through health,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crise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Yesenin's "Oh My Dear Fallen Maple, Icy Ma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background, poetic imageries and artistic skills so as to uncover his mental experiences and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poetry in the later period.

Keywords: Yesenin; Maple; Fallen; Crisis